

每当想念家乡的山川草木，漫山遍野的桐子树总是最先摇曳于记忆中。

家乡位于大巴山区，小地名杨家湾，但它其实是一面坡，长约三四里、宽约四五里，似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斜立于天地间。层层梯田与土墙瓦房尽显动静之美，少量果树和数不清的桐子树密布田边地角、荒坡草地、房屋四周。

桐子树之所以能“一统江湖”，是因为将桐子粒卖到供销社能变成现钱，因此备受呵护，任其恣意生长。即使树下的庄稼被荫得减产，也不会被砍掉。

春天，冰雪消融不久，那些樱花、桃花、李花就次第开放，山村顿时亮丽起来。但乡亲们对此没有多少感觉，只把“三月还有个桐子花”视作春天的真正来临。

就在我们以为夏天已至，正想脱去厚衣服的某一天，呼呼寒风裹挟着阵阵冷雨席卷而来。桐子树上埋伏多日的花蕾像听到了开放的号角，纷纷绽放成一朵朵小喇叭花。那天鹅黄的花蕊、粉红的花芯、奶白的花瓣，让憨厚木讷的桐子树瞬间变得俊俏、妖娆起来，整个山村顿时被染成了桐子花的颜色。

两三天后，寒风冷雨给桐子花搭好舞台就悄然撤退，桐子花继续展示着主角的风采。在田间劳作的大姑娘、小媳妇似桐子花一样俊俏妖娆，银铃般的笑声震得桐子花在枝头乱颤。男人们挥起锃亮的锄头，把冬水田边、麦子田边、油菜田边的杂草剃得干干净净，迎接春耕的来临。我和左邻右舍的几十个孩子，每天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穿梭于桐子花下的层层田埂上。

十余天后，乡村又飘飘洒洒扬起阵阵雪花，那是桐子花辞枝后扑向土地的身影，田野、山坡随即铺上了斑斓的地毯。那些刚翻耕过来用扁担刮得像一箱箱豆腐般平整、光滑的“秧母田”里，新撒下的稻谷种子泛着金黄的光。

放学后，母亲叫我去把自留地里洋芋叶上的桐子花打掉，不然叶子就会捂烂。我背着背篋，拿上竹耙，轻轻将桐子花打掉后堆放在一起，背到牛圈里沤肥。十几背篋桐子花铺满牛圈，那斑驳的土墙、干瘦的黄牛，竟倏然妩媚起来，整个牛圈竟变成了一幅别致的油画。

当桐子花悄无声息地融入土地时，桐子树的枝丫上长出青绿的嫩叶，花蒂处结出一簇簇油绿的青果。

温暖的阳光是万物生长的催化剂，桐子叶很快长得像一柄柄小蒲扇，核桃大小的桐子在叶间躲躲闪闪。茂盛的桐子树给乡村带来了无数阴凉，蝉们、鸟们在枝头重复着同一首歌。干活累了的女人们“歇气”时躲到树下，唠叨着家长里短，纳鞋底的麻绳拉得“呼呼”直响。不远处的桐子树下，男人们或躺或坐，姿势各异，抽着土烟，开着荤玩笑。

我们在学校把嫩桐子那黏稠、透明的汁液，当作天然胶水，给写错了的作业“补巴”，还粘出各种纸扇、纸飞机、纸轮船、纸帽子。路上渴了，就摘一片桐子树叶，折成

最忆是桐子

□杨泽义(四川)



圆锥形的绿色水瓢，跑到井边，舀一瓢水“咕噜咕噜”咽下。如遇下雨，就用草茎将桐子叶串成一顶绿色斗笠，听“噼噼啪啪”的雨声在耳边奏鸣。

当嫩苞谷开始干浆时，母亲去自留地里掰回半背篋，磨成浓浆，我去摘几十张厚实干净、无虫眼的桐子叶交给母亲。当混合着桐子叶清香和嫩苞谷那软糯香甜的馍馍出笼后，我一口气吃下三四个，肚皮撑得像个皮球。

不过，这还谈不上桐子树馈赠的最佳美味。那些老了、腐烂了的桐子树苞上长出的桐子菌，才是真正的人间美味。那橘黄色的菌子，总在夏秋季节的雨后天悄悄冒出来。它不像有些树菌，只吝啬地长出一两朵，它的慷慨会让你心激动得怦怦直跳，禁不住想要大声喊叫。一丛就是几十朵，一炒就是两三盘，那细腻、鲜香的味道会让你记一辈子。

有时，那些高大的桐子树上，还会给我们长出另类“礼物”——背篋大的马蜂包，像天鼓悬于树尖。我们这群玩疯了“天棒槌”，怎会放过这惊险刺激的游戏——打蜂包。我们模仿电影里的侦察兵，头戴黄荆条圆圈，手握石块，潜伏在桐子树附近的草丛，在“预备——起”的口令声中，一齐将石块投向蜂包，然后死死地趴在地上，听马蜂在头顶“嗡嗡”轰鸣，感受那种心惊肉跳的快乐。

入秋不久，桐子似泛着红晕的苹果，表皮也酥软起来，指甲一抠，现出丝丝纤维，打桐子的季节就到了。男人们举起竹竿，猛敲树枝，冰雹似的桐子，“叮叮咚咚”地掉下。女人们似捡金元宝，将桐子背到生产队的敞棚里，一段时间后，院坝的青石板上就晒满了饱满的桐子粒。

冬天的寒风如期而至，桐子叶旋转着浅黄的身影，齐刷刷向枝头告别，那铺天盖

地的黄叶成了很好的引火柴。桐子叶掉光后，那最高的枝头亮出了零星星漏打的桐子。本地慈竹够不着，爬上树尖又太危险，只有留给外地专门捡桐子的人。他们背着一个小巧的背篋，肩扛一根匀称光滑、比慈竹要长两三米的楠竹竹竿。竹竿顶部是细篋丝编成的橄榄形网兜，兜肚上开着一个精巧的小窗口。每当望见树顶的桐子，便慢慢举起竹竿，将桐子网进窗内，随便向上一顶，或往下一拽，桐子就落进了网兜。一个村庄的桐子捡完后，又扛着竹竿走向下一个村庄。

我所看见的桐子的最终归宿，是母亲去街上买回一瓦罐桐油，倒在一个漆黑的木制灯盏腰部那个结满油垢的小碗里，点燃浸泡在桐油里的灯芯，黑夜就生出一团光明，我们就在这影影绰绰的光影中做各自的事情。母亲告诉我，家中那些木梳、水桶、油纸伞、烫猪的黄桶、搥谷子的拌桶，都是刷过桐油的，既防水又防蛀。有时，我们中暑了，脸色泛白，嘴唇发乌，四肢无力，母亲便让我们躺到她腿上，卷起衣服，滴几滴凉凉的桐油在背脊上，用铜钱“呼——呼——”地刮痧。一会儿，我们又活蹦乱跳了。

我去三十多里外的中学读高中，么姨父送我一个没来得及上漆的桐木箱子，箱盖上清晰的木纹，似一幅清新的山水画。当我兴奋地背着散发出淡淡清香味的箱子赶往学校时，却不知家乡的桐子树从此开始慢慢减少。两年后毕业，土地已承包到户，那些桐子树，很多已不知去向。

后来，我怀着嫩桐子汁液一样浓稠的愁绪，离开了家乡，但陪我一起长大的桐子树，早已悄悄长进了我身体的某个部位，不时伸出根须拨弄一下我的记忆。四十多年来，桐子树那盘根错节的根、光滑的皮、艳丽的花、翠绿的叶和果，无数次溜进我的梦乡。

行走在温暖的春天

□伍平均(四川)

一个靠劳动生活的人
会幸福，会奢望，切勿埋怨
枝头嫩芽如刀，脚底时光温暖
低下头，再放低些
一切都那么柔软

二
这是最适合上天入地的季节
以人生一半时光的名义
邀请你
与我同行

我们同行

像一盏灯守护另一盏灯
不需要祈祷或者用谦卑包裹诗句
只需要穿过虚空，节奏不同的虚空
就可以抵达高处，花朵之上的季节

三
在阳光下微笑、喝茶、抽烟
谈谈肺和胃一直都有病患
经历过的事情刻骨铭心
不要在春风里一一妥协
为那些花朵欢呼，为所有花朵
多么美丽的色彩，多么快乐的声音
多么宽阔的道路，多么柔软的羽毛

—
花朵奔跑
在冷风里奔跑，在刀锋上奔跑
没有影子，青春一般的花瓣
梦想一般的花瓣

一个靠读书止血的人
不会咳嗽，不会呻吟，不会背叛
空中流水带刀，地上阳光温暖
安静些
再安静些
一切都会走远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
尽在南门口